



通池縣志卷十五

藝文七

銘

箴

頌

學規

閣修堂石凡銘



張信民

為體也頑為砥則平為器也小為用則宏是故可以調鼎
鉅供清玩資絃誦羣友生不事彫琢而就不假粉飾而
美者見以為美質積者箴以為經硜周子曰巧者賊
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庶幾

敬義堂儀

昇序

甘揚聲

敬義之說首發於丹書而更著於坤之文言此自古內聖
外王之學亦即居官修己治人之要也蓋居官而弗敬則
為慢為佚為夸為誕為躁為傲為汰為奢如是者謂之官
邪居官而弗義則為頗為僻為矯為誣為貪為戾為暴為
虐如是者謂之官汚且使居官弗敬即知義而急遽而微
律而紛張而武斷而剛愎而鹵莽如是者謂之官侵抑使
居官弗義即知敬而威迫而迂曲而纖嗇而固執而戾意

一謂一曰是者謂之官曠夫官者守也官者

幾兩輪綰幾通銅位布置弗而鹵莽焉仰而睇焉上天屬
監矣遐而覲焉大君式臨蓋居官而焉下民具瞻矣以此
思敬能弗敬乎豈無催科園廛胡弗稽也豈無役使都鄙
胡弗校也豈無訟獄天水胡任違也豈無刑罰雷雨胡偏
作也以比思義能弗義乎昔朱晦翁嘗顏兩夾室左曰敬
齋右曰義齋立學規也余師其意合顏於東廡曰敬義堂
以作官箴箴曰

眇爾靈府闔闢在門廣矣正路遵循在轅汝持乃心汝圖
乃事厥興曰敬厥祖曰義身必有范而囂囂乎物必有則

而翹翹乎毋謂弗震動且終存毋謂弗豫勢且難馭與其
埴之躓也寧宅於室與其癸之揲也寧先於甲修容禮園
惟時模之翔步法軌惟時驅之砥惰懲輕是為免憾沉幾
先物是為叡鑑靜則歲淵動則厲雷怒焉秋霜喜焉春臺
民牧誰司我其日監於茲

頌

瑞梧堂頌

并序

澠池學署前舊有客廳前有前皂莢一株梧一株廳以
年久頽壞旁風上南無一定於亦因受凍枯槁惟皂莢

獨存過而望之蕭條蓋聞聖主必緣名世而側席賢臣張
翰儀思修葺而苦費不是揚聲先生所募工費不足余當
代為謀越三月而落成堂既輪奐地亦爽塏皂莢益茂亭
亭若張蓋張君酌酒飲余曰堂之成君之力也階下之梧
已朽者三年今萌蘖出根抵枝葉沃若祥其在于君乎余
視之而喜且竊有感也夫天地之氣有開必先子罕之燈
竹大茂田氏之枯荆再華皆祥和之氤氲有以致之吾人
之盛衰每于斯觀其兆焉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生矣于彼朝陽說者謂梧桐之生賢才之應也通池為理

學文物之邦乃自戊午以來諸生連舉不弟今舊梧重榮
殆通池科目之微乎且先生學邃養深文氣熊熊卓卓龍
門瞬息蟾窟侵尋先生當為諸生冠余敬酌酒為先生賀
張君喜而飲曰余雖老尚健于文他日異有以報命通池
學中弟子沐教澤者久矣其應梧而起也無疑然余又聞
之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在德而不在物諸君子能
修其德則可致之祥且環室而立應通池文運之興其殆
未有艾歟既顏其堂復係以頌曰

大哉梧乎古榦叅天履霜堅氷枝葉委捐陽燧屈生意德

螭於堂構聿新歲德孔虔作善降祥庶物昭宣惟茲舊德
有芽其卷怒茁庭階忽忽芊芊露滋雨潤鳳集鸞翩示兆
斯應理有必然良師標奪英俊茹連任國棟梁為材楠樑
嶙峋五岳浩蕩三川我治斯邑已閱歲年拙用儒術惕厲
宵旰幸有友朋羽翼策鞭酒清肴馨坐師氏筵涼風乍至
明月初圓撫摩嘉樹啟佑後賢是滋是培奕奕綿綿

嘉禾頌

有序

甘揚聲

漢西狹頌曰李君諱翕字伯都三荊符守致黃龍嘉禾木
連甘露之瑞頌刻于鞏昌成縣前刻五瑞即嘉龍四瑞

如曰要而五也余家舊有藏本先大夫嘗指以示曰李
君三子之倫此五瑞非意欲及民昌克致此亦時尚幼
然心竊識之及嘉慶丁卯余年四十七矣以五月抵澠
池任覓五瑞圖故老咸未之前聞且逢歲旱薄收數年
荒歉之後民力更形拮据公務動多阻撓而黽勉從事一
以伯都為師所謂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者雖不能脗合亦不敢顯悖而馳也越戊辰歲頗熟已巳
大熟秋九月鄒明經魯儒得嘉禾以進或三穗或四穗二
穗者蓋不一而足焉不惟均腐謗劣無李君之政幸有

李君之瑞且喜且愧且用自勉也爰作頌曰

惟

帝垂裳日月光華灝灝和寧巷舞衢歌靈芝冒沼丹雘陰
渚納福祿林登仁壽寓藐茲澠池東都之西嘉穀秀町穠
穠離離或樛為四或分為三兩岐錯出如左右驂聞昔丙
寅旱魃為虐禾稼不登荒城蕭索我來斯邑碩瞻吁歎重
穀勸農毋奪其時雨甘風和潤澤枯槁獲此嘉祉樂我
皇道驅車東郊言觀其刈侯以亞旅摩肩交臂程程粟粟
遠近歡呼駢穗百十傳觀載途李君五瑞鐫于鞶昌安得

善畫繪此休祥黼黻昇平太史撰集再拜而登藏之錦笈
論

蘭相如澠池之會論

武億

蘭相如澠池之會庭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
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以此名天下
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居為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握
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運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
其詐彼固一欺公子邛既已如玩諸掌而令且以之嘗趙
善為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通不能抗則審出萬全
以豐所之使秦套奪其氣不敢發以非意困干而余為訂

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為計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冀得相抗而自張此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交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足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尤為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趨以進謂兩國相見無與為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為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吾君是將使萬乘之尊

此為樂隸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趙王而先無禮自處
凌兄弟之國絕唇齒之援內失歡于趙外啟釁于齊楚魏
韓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固其交以與秦抗王亦何利而
必為此吾意秦雖暴必為義屈即不為義屈亦必為害阻
舍此不圖顧欲遽奉盆盂奮其聲色俱厲欲驟以要秦王
於必從幸彼勉為一擊故相如得藉以塞責耳向使秦王
強悍終不動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獲保無恙否
邪且為人臣不勝其悁悁之忿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可
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即于危夫相如徒此秦左右要

交交之而不以君與寡侯即于危夫相如處此秦左右要

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冀人不敢遽撓吾鋒而因得苟以
達所圖是亦踴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而相向當伺相如
發自必以防變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
之未就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
支屈以其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非鼠有時而可
置謂其有防于器故寧權于此而亦以鼠不足當吾之投
也今以相如之識又重以社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
所走險而幸全者而以之逞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
相如澠池之會乃匹夫能無懼者之所為遽以成之而後

涇池集志 卷十五
逐噴然嘆為奇也悲夫

不名村論

甘揚聲

蓋聞聖主必緣名世而側席賢臣亦繇盛代以彈冠故潤
玉圓珠寧作池隍之寶馨椒芳桂詎終園林之材非棄卑
舍潔其相得益彰也達人嘗厭塵俗而避網俊流亦耽潔
體以棲邱故被荔衣蘿無侈純縣之麗茹蒨哈木弗貪鼎
俎之滋非樂枯喜槁其孑身一往也夫士亦觀其性分之
所至情志之所繫而已雖進止異路升沉殊途其內外本

末究曷嘗盡殊也哉漢光武世嚴光王霸張禹高鳳韓康

戴良龐公之徒相攜遠引錐跡銷聲而周黨者亦且三時
既就陸見復辭遂終澠池後人因名其居曰不召村不召
云者言天子有所不召也且夫黨既召矣而云不召何孟
子曰將大有為之君則必有不召之臣此非不召之謂謂
召之而不得也且召之而不敢也黨豈為不得召不敢召
哉亦召之而不屈耳不屈則云為不召亦宜顧余嘗疑之
載稽漢史孝成召楊雄於承明顯宗召馬嚴於仁壽靈帝
召韋著於東海順帝召樊英於寢殿類皆超轡往牒照耀
來茲炳懸星日彩垂虹蜺光武中興初受天命巡求幽微

禮賁爨穴贊委室衡當時處士益已潛虬聳鱗翔鳳弭翼
浪噴大壑毛遇順風赫赫乎上下交欣千載一合也而乃
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蟄伏盛夏花藏當春隨煙波之釣徒
逐山樵之野叟浩然自命願為天子不召之臣亦獨何歟
且黨亦宜有可應召者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終軍穉齡
欲得長纓彼以年少志盛翫骸激昂猶思功銘景鐘名垂
竹帛而茲顧翦翦拘拘恐傷弓繳懼攫斧斤豈果績效毛
髮竟無堪表見耶今考其遺行嘗與閔仲叔為忘年友則
其為人天軀高尚其志司坎洋體世分書品五小蓋亦謂其

其為人天率高尚其志固欲解體世份若呂氏外一有後
漢史論列為逸民而贊以遠性風疎逸情雲上蓋亦謂其
性分之所至情志之所繫也然余又論之荀卿有云志意
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伯夷飭西山而採薇呂尚
居渭濱而垂餌子房從赤松而辟穀淵明棄彭澤而灌畦
彼皆蓄德有為藏器可用故倚天之劍不妨沉淵干霄之
材聊居絕域否則輕世肆志定迹深栖縱令蔽名窮嶽章
守荒陬木石長羣鹿豕對影每量腹以餐露惟度形以補
煙荒晞髮以臨風繫引領以延月亦猶技藏博徒躬匿賣
漿馬耳又安賴斯人為乎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